



# 兩個觸着佛教邊緣的哲人

(續上期)

念生

有人認為我對陽明，非難太過，但我自信是根據真理。我自二十歲時，看到陽明全集，幾十年來，不敢說是研究，所能了解的，不過如此。現在若說明許懷徹學說是不是與陽明學說相同，必須先弄清陽明學說的真相。陽明自命是儒教正宗，所以不能不根據儒教真理，加以討論。我認為儒教真理與佛教真理相同，所以又不能不根據儒教真理，這一套絡索，我曾在佛教雜誌發表過，現在又重複寫出，我希望有人不吝指教，證明了我的錯誤。

由於以上的說明，我們可以知道許懷徹的萬物一體觀念，決不包括瓦石在內，因為他根據樂生思想，瓦石是不會有樂生思想的。這一點已與陽明不同而較為實在。至於是否包括草木在內，留待下文討論。我們再看王先生原文第二段：

從許懷徹的論道中國古代哲學看來，他的發展出一種近似陽明思想的人生哲學，也應非偶然。他讚揚揚子思想，把道德經和古希臘的斯多噶哲學比擬，認為兩者都是要人由渾朴易簡的思想和世界進入一種精神的聯繫，而由實在的生活證明人自體和世界的合一。但是兩者都失敗了，因為他們所得的，都是消極的結果，他們忽略了好生之心所蘊的，積極的，創造的和實踐的道德意志。

這一段論老子的話，大體是對的。老子說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」可以證明許懷徹所說他忽略了好生之心。中國後世的道教，雖然標榜老子，而不能不兼取佛教的戒殺茹素，以發揮好生的道德意志，以符合許懷徹所謂人類自發的天然的直覺。但許懷徹以老子一派為失敗，我則不甚明白。失敗與成功怎樣分斷？一個自完其說的學說，傳之多人而垂諸永久，就得算作成功。若說必以其說易天下，才是成功，則任何學說尤其屬於哲學方面的，沒有這一回事。況老子學說，在漢代曾一度影響政治，後世且能託以建立宗教，我認為他是成功的。許懷徹固然不忽略了好生之心，但以草木列入好生對象，究竟怎樣實行？（說見後）若是像陽明那樣表面以萬物為芻狗，實際仍以萬物為芻狗，則還不如老子的芻狗論，表裏如一，覺得實在。王先生原文第二段續說：

反之，儒家則視世界為具有目的意志，他們的思想，亦即表現了道德實踐的意志。——「哲學從人和世界的根本關係開始，在儒家發展為一種肯定道德世界的學說，這學說追溯世界的歷程至一具有道德

目的的世界意志，而要求世人為它盡其心力。」

這一段論儒家的話，大體也不差。我的解釋，認為中庸所說參天地，育萬物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是肯定道德世界的學說。由恕而仁，由仁而聖，由聖而神，是追溯世界的歷程至一具有道德目的的世界意志。如果我的看法不錯，這是孔孟時代有志未逮的事，唐宋以後的儒家，不主張萬物並育，恕於人不恕於物，與許懷徹的思想是不同的。我們再看王先生原文第三段。

陽明辨儒釋之分，一則說：「彼釋氏之外人倫，遺物理而墜於空寂者，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。」再則說：「吾儒養心，未嘗離却事物，只順其天則自然，就是工夫。釋氏却要盡絕事物，把心看作幻相，漸入虛寂去了，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，所以不可以治天下。」三則說：「佛氏不著相，其實著了相……佛怕父子累，却逃了父子；怕君臣累，却逃了君臣；怕夫婦累，却逃了夫婦，却是著相。」四則說：「佛氏說無，從出離生死上來，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。便不是虛無的本色，便於本體有障礙。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……順其良知之發用，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，何嘗又有一物，起於良知之外，能作得障礙？」

這段徵引，可以代表後代儒家闢佛的理由，他們不知佛也不知儒。儒教恕仁聖神四個階級，孔子說：「恕字終身可行。曾子說：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』」子思說：「忠恕違道不遠。」孟子說：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。」孔子說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？」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」孟子說：「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」這個逐步進修的階段，釐然可睹。孟子又舉善信美大聖神四個階段，善信美大，即賅於恕仁之內。後儒誤認恕仁的對象，限於人類，說已詳前。程子並否認聖人之上，又有一等神人，那末孟子為什麼明說六等，不說樂正子二之中三之下呢？入世的方法偏重恕仁，最高極之於聖，出世的方法，偏重聖神，而仍由恕仁奠其基礎，乃是兩教所同。儒教詳於入世，多說恕仁，偶涉及聖的境界而神字僅由孟子一提。佛教多了一層出世，在說恕仁之外，又多說聖神境界。入世階段與儒教相同，出世階段，補了儒教的未備而更為深造，所以佛教的經典，比儒教特別增多。我們試把出世階段也就是聖神階段，攔起不談。只就入世階段，比較兩教的同異。兩教都是由恕而仁，儒教發展為五常，佛教發展為五戒。五常是仁義禮智信，五戒是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飲酒。雙方配合起來

孟子說：「殺一無罪非仁也。」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」你看「殺」字，是不是恰好巧合？又說：「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」「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」你看「偷盜與義字，是不是恰好巧合？推之儒教以男女之防為禮之大端，佛教戒邪淫；儒教言語必信，佛教戒妄語；儒教以是非之心為智，佛教以酒能淆惑了是非之心而戒酒。（一說以妄語配智，智者始不妄語。儒教孟子只說仁義禮智四端，佛教則以殺盜淫妄為四重戒，也是很巧合的。）佛教無論是在世階段，或者出世階段；在家弟子，或者出家弟子；小乘教法，或者大乘教法；沒有離開五戒的，也就沒有離開五戒的。五戒是積極提倡也，包括消極禁止。五戒有三種戒相，一為攝律儀戒，是消極禁止。二為攝善法戒，是積極提倡，如已不殺而更能救助，已不盜而更能施捨，已不邪淫而更行善事，已不妄語而更出善言。三為饒益有情戒，是既以律已而更以教人，視泛言五常，更為圓滿。陽明認為儒家行五常。是不遺物理，不墜於空寂，是不遺却事物，只順其天則自然，可以治天下。佛教持五戒是遺物理而墜於空寂，是遺却事物，不順其天則自然，不可以治天下。這話能講得通嗎？五常是有對象的事，五戒也是有對象的事。若說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淫，不妄語，不飲酒是遺物理而墜於空寂，是遺却事物，不順其天則自然，不可以治天下；莫非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，是不遺物理，不墜於空寂，是不遺却事物，順其天則自然，可以治天下嗎？則又與五常相背謬了。若不是出於儒教，背乎五常是不對，合乎五常還是不對，門戶之見竟深到這個程度，令人駭歎。有人說：「陽明的話，不是指佛教五戒而言，是指佛教談玄說妙而言。」我說：那是佛教的出世階段，也是聖神階段，儒教不是根本沒有，而是後世失傳。子貢說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就是在孔子死後，歎其失傳，歷代不曾這樣領會，致多曲解。佛教比儒教多此一個聖神階段而大傳特傳，是儒教所不及的。陽明的話，就好比兩個人，一個只會楷書，一個會楷書兼會草書。這個只會楷書的人，看了人家會楷書兼會草書，不與人家的楷書比較，而與人家的草書比較。他說：「你看我寫字，可以繕文書抄典籍，合於世用，他畫那些春蚓秋蛇，亂七八糟，有什麼用處呢？」這個人不但不知道人家草書的用途，而且也不知道人家的楷書，一樣的繕文書，抄典籍，合於世用，比你還要漂亮。講到治天下，教育的力量，不在政治力量以下。三代而後，聖道不在儒而在佛。儒家那些刑名功利的教育，只造就了一些官僚祿蠹，只有佛教別善惡，明因果，發揮了覺世牖民的効力。今天東方文化，尚為世界所重視，豈獨儒教之功呢？有人說，「五常與五戒雖然相同，而佛教的戒殺，賅括一切生命，不合社會。習慣儒教的仁以人類為限，易於推行，所以佛教不可以治天下。」我說：你這話有兩種錯誤，第一：儒教的仁，不以人類為限，正與佛教相同。第二：惟其如此，才可以治天下。關於前者，上文已有解說，再舉幾項證明。如行仁以人類為限，為什麼湯解三面之網，天下歸仁。

孔子使子貢埋狗，並且說「埋馬以帷，埋狗以蓋。」前引孟子所說充無欲害人之心，充無欲穿窬之心，要注意兩個充字。沒有這兩個字，文句一樣通順。有了這兩個字，是推而廣之之意。就是由無欲害人而推之於無欲害人者能一之。民主時代，也要每人有了不殺人的心，才能化行俗美。不殺動物，正是先一步的防閑。這項理由，最好由近代李石曾先生的話，作一證明。他在世界學典引言裏說：

宇宙與人類社會，這兩個的觀念與主義有什麼區別呢？它們只有程度的不同。有許多人文主義者，不但是人類的的朋友，而且是一切生物甚至最小的動物的朋友。其實動物哲學就是論述關於人在其非人類的祖先或姻表之間的地位。這些動物有器官，有生機，與我們自己極其相似。如果我們允許這些動物被殺戮，則此種殺戮，勢將藉種種口實，延展至其他低於我們自己的各種種族等級。人與動物這兩個群體屬於一類，並且互相關連。如果有一個消滅了，另一個情形就危險了。這種侵略，將導入他人權利之路，很快的變成自私與專政，而這正是世界哲學所勢必抗拒的。並且個人也永不能被忽略，也永不能為共同社會所犧牲。這又把我們帶回開頭的陳述，就是，我們哲學理想，可以歸納說個人為全體，全體為個人。可是在這個理想的應用上，其實還存在着許多不可否認的困難，所以就需建立幾條論理的規律。要禁止一切殺戮是不可能的，生命不允許那樣。為了生存，爭取食物是必需的。而自由之爭取，則需對侵略者發動一個主動的防衛。除開這些特殊情形之外，世界哲學要負責予以一個澈底的修正。普遍的愛與理性，當居至高之位。從世界之始，人已經知曉普遍的愛，許多歷史經驗業已證明。今天我們應當使之成為人類天性的全部，使之成為一種自然的衝動，而非出於某種學說或教條。我們每一個人或者說每一個「我」，皆須為之推動。其他許多「我」，我們應當承認都與我們自己的「我」相似，我們都應當密切接近。我們的自然世界哲學，除了要發展這樣一個自然的，不可根絕的衝動之外，也不能希望有更大成就。我們需要這愛的感覺，正如需的心的技能一樣。沒有這一個，另一個就不能存在。運用理想，只是要把這個情緒理性化，並不是把它失掉。

李先生這一類話很多，只錄取這一點，已說明殺戮動物，是人類安全的威脅。範圍是以動物為限，不賅括草木瓦石。李先生說要禁止一切殺戮是不可能的，應該除開特殊情形之外，予以澈底的修正。食肉寢皮，自然不在特殊情形之內。自古以來，多數人未能這樣了解。孔孟明白這個道理，儘可能的向不殺方面努力，說已詳前。後儒只能口頭說萬物一體，恰如李先生所說運用理智把他失掉。惟有佛教能作到李先生所說情緒理性化，雖

然建立了澈底不殺的高行，以為模範。而仍有所謂三淨肉五淨肉九淨肉以及六齋十齋種種遷就辦法，使每人就其力之所及，努力向上。二千年來的發展，雖窮鄉僻壤，都知戒殺茹素是好事。雖不能實行的人，也不反對，因此養成或多或少的仁恕思想，世界公認寬厚和平為我國國民特色，能說不是佛教的力量嗎？若說陽明治天下一語，只論政治，不論教育，政治是君臣關係，應與陽明所說人倫問題，合併討論。五倫只是生活方式，若對五常已能實踐，沒有在五倫更留缺欠的。現在分別解說：君臣以義合，食其祿者忠其事。在未有佛教以前，已有巢父許由，卜隨務光等人，獨行其是，況佛教出家徒衆，從事專門學業，不能必謀之以政治責任。至於天性之親，出家受戒，必問父母是否聽許。孟蘭盆經，地藏本願經，尙有其他種種經論，都強調孝之重要。釋迦成佛之後，父母妻子兄弟，無不受度，自古有佛門大孝之說，陽明於此，殆未領會。清儒王船山讀通鑑論，謂佛教以父母之愛為貪癡之本，全平梟獍之道。為佛教開佛之最激烈言論，全無根據，祇是響壁虛造的謾罵。更無學術價值可言。即就一般出家者說，不任自無所謂逃了君臣，不娶自無所謂逃了夫婦，父母聽許，自無所謂逃了父子，這是事實問題，本與著相離相無涉。若如陽明的話，不作某事，即是著某相，那末不吃喝的，即是著吃喝相，不嫖賭的，即是著嫖賭相，陽明殆以無所不為為離相耶？此種戲論，無關正理。佛教放棄政治責任，倫理責任，其說猶不止此。佛有四眾弟子，出家徒衆只佔絕對少數。佛制使此少數人作專門學者，規定嚴肅的操行，簡單的生活，艱深的課業，不是人人能作，人人願作的事。而大多數人，則屬於在家徒衆，從事政治，實踐倫理，與儒教無有不同。佛為在家徒衆所說的經，與臣言忠，與子言孝，夫婦兄弟朋友各盡其道，也與儒教無有不同。這一部份人數是超過出家人千百倍的。陽明的話，又好比兩個人家一家人少，都作耕耘紡織的事；一家人多，除了從事耕耘紡織外，還有少數聰明特出的人，專心讀書。這家人少的，看不見那家人多的已有許多人耕耘紡織，而說：「他家只知道讀書，有什麼用處呢？」這家人不但不知道人家讀書，另有高尚目的，而且也不知道人家從事耕耘紡織的，也不比你家人少。歷代賢哲在社會上有表現的，除韓歐少數人外，多是深信佛教並研究有得，事實俱在，無可否認。至於陽明說佛教「無」，從出離生死上來，不是虛無本色，便於本體有障礙。陽明既說父子君臣夫婦，都不著相，而說「無」反有了障礙，何其自相矛盾乃爾？況且這都是佛教的理論，孔孟幾時講過虛無本色，本體障礙等語。就佛教說，對有說無，有滅無造，造無可造，無無亦無。無生死可離，無菩提可證，無佛可成，無生可度。這一套口頭禪，稍涉內典的沒有不憤，還用着特別辯論嗎？陽明又說：天地萬物都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，何嘗又有一物，起於良知之外。這又扯到相宗去了，萬法唯心，也是十歲沙彌能說的話，引一句經：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」。陽明未必能證到這個境地，說食數實，無補實際。講到儒教本分，陽明從智慧

方面說良知，不從道德方面說良知，是與孟子提出這個名詞的本意不合的。陽明開佛的話尚多，王先生所引，都是扼要句子，不但代表了陽明的看法，而且代表了唐宋諸儒的看法，所以我逐句加以解釋。總而言之，他們不懂仁聖神四個階段。儒教只講前兩段，以之入世而已足。佛教除前兩段外並講後兩段，可由入世而達於出世。他們又不懂佛教的五戒，同於儒教的五常而更為具體，即此已足與儒教對立，其餘的都是更進一步。他們又不懂屠殺動物為殺人，不殺動物，才能保障人類的安全。他們又不懂歷代儒教，只為國家作了政治工作，佛教則為社會作了教育工作。他們又不懂佛的四眾弟子，在家二眾，佔絕對多數，歷代除為社會作了教育工作外，也為國家作了政治工作。他們這些不懂，就是因為他們對儒教不澈底，所以對佛教是外行。印光法師說：「能為真儒，而後能為真佛，」乃是確不移的真理。王先生原文第三段續說：

許懷徹的論佛教與印度哲學，亦作如是觀。他說佛教和印度哲學，「與叔本華哲學相若。把生命在時空中的歷程，看得全無目的意志，所以無所用心於文明」。一人一旦懷不樂生之心，他便把自己陷入了矛盾。他把不自然的，因此對他自己不真實的，和無從完成的目的，作為他的生命哲學。這種思想，縱然否定世界，但仍不得不對樂生之心讓步，所以自身充滿了矛盾。……惟有真的實行消滅肉體的生存，這種否定樂生的思想，才得以達於表裏一致。一反之，一人如果肯定自己樂生之心，第一他的肯定，乃是本諸自然和真誠。他不過以有意識的思想，確認了在他的天性中早已發用流行的行為。……肯定生命，乃是一種精神行為。人由是而中止純粹的直覺的生活，開始為提高生命的真實價值，而以好生之心委身於生命。肯定生命，乃是使生命的意義發揚光大，自樂生始，而終於對天地萬物的好生。……

許懷徹對於佛教的不懂，與陽明略同。但由王先生所引他二人的話來看，則對陽明的話，較易解說，對許懷徹的話難於解說。因為陽明的看法，偏於橫一方面，而許懷徹的看法，偏於豎一方面。固然陽明對於豎一方面的看法，也可能與許懷徹一樣；許懷徹對於橫一方面的看法，也可能與陽明一樣。而我們只就王先生所引述的來說，陽明否認了佛教的操行，方式是凡夫境界的事，是沒有方法加以解說的。許懷徹否認了佛教的進修歷程，不是凡夫境界的事，是沒有方法加以解說的。假設他承認佛教的進修，我們可以說：小乘歷四果而成羅漢，大乘歷五十一位而成佛，是佛教時間的目的，也是空間的目的，為什麼說把生命在時空中的歷程看得全無目的意志呢？羅漢作衆生福田，佛菩薩作衆生導師，為什麼說無所用心於文明呢？利用不斷的生命，達到最高的目的，為什麼說不樂生之心呢？既不肯定樂生之心，就無所謂對樂生之心讓步。肉體的消滅，是自然的，不是勉強的。肉體的消滅，不是生命的消滅，與樂生之心，並無妨礙。由本覺而始覺，發揮性具的功德，為什麼不是本諸自然和真誠呢？勇猛精進，正是以

有意識的思想，確認了在他的天性中早已發用流行的行爲。所謂精神行爲，應該是暨第三際，橫遍十方，才能中止純粹直覺生活，提高生命的真實價值。所謂生命真實價值，即是度盡一切衆生，即是以好生之心，委身於生命。生命的意義發揚光大，不但由衆生而對天地萬物好生，並且對同時無數世界，異時無數時刻，無不達於衆生好生的極致。有人說：「你只是比附了許懷徹的話來講，佛教四含處：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。能算作樂生嗎？」我說這是小乘觀法，從消極方面斷除煩惱。在積極方面「離生喜樂」，「定生喜樂」，「離喜妙樂」，這三個樂字怎樣解釋呢？若說這是小乘禪定境界，也是屬於生命以內的。而且大乘菩薩，歷劫應化，衆生無盡，我願無盡，若不樂是生能辦到嗎？世人耽著五欲，功名利祿，妻子兒女，號稱樂生，最後只剩了一片悲哀，樂於何在？這樣銷磨生命，既不是樂生，更談不到好生。可以說毫無價值。許懷徹看清了這一點，主張「確認天性中早已發用流行的行爲，由衆生進而好生，提高生命的真實價值。」我認爲惟有佛教，真能樂生，真能好生，衆生都有佛性，就是天性中早已發用流行的行爲。不但諸佛二苦永斷，二死永離是樂生，度生無量是好生。即普通修學佛法的人，不受憂悲苦惱的支配，也是樂生，隨緣應化也是好生。即如本年在臺灣示寂的慈航法師，據親近他的人說，他平生永遠是歡喜的，能說不是樂生嗎？教化遍於亞洲東南各地，能說不是好生嗎？但是這一套話，向許懷徹講不通，他懂得佛教的意境，不懂得佛教的修證。他認爲由四果證阿羅漢，歷五十一位成佛，是不自然的，是對自己不真實的，是無從完成的目的。換言之，就是根本沒有那一回事。他說佛教否定樂生之心，就是說佛教所謂涅槃是一無所知，一無所有。（許多佛教徒，也有這種誤解，我只問他一句，觀世音菩薩是過去的正法明如來，已入涅槃，何以又來普渡衆生？）他並且認爲只有現世的生命，沒有後世的生命，每人死後都是一無所知，一無所有，這就是佛教所謂斷見。他雖然懂得佛教的意境，而以斷見爲原則，你再向他談修證的事，就好像捆行李，備盤川，套車騎馬，登山渡河，要經過天津（喻小乘）而到北平（喻大乘）。另一個人，雖然知道你捆行李，備盤川，套車騎馬，登山渡河一切事作得很好，但他根本不承認有天津有北平。在他的眼光中看你所作，就是「不自然的。」「對自己不真實的。」和「無從完成的目的。」你雖然拿了天津北平的圖畫像片（喻佛經）給他看，他說那都是偽作的，你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於是他只主張捆行李，備盤川，套車騎馬，登山渡河，而所到不能超過了自力所及的區域。也就是說他只要在現世幾十年光陰以內，由樂生而好生。他所樂的轉眼成空，所好的，雖然救助了許多人或物，而彼救助的，仍不能得到澈底的有樂無苦，實未能提高了生命的真實價值。他以轉眼成空爲當然，根本不知什麼是澈底的有樂無苦，而反說你是「否定世界。」你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但是我們只就他這幾十年的樂生與好生來說，佛教裏每一個人，差不多都能在現生中實踐了樂生

與好生，比許懷徹的思想，並不落後。因爲這是達到高遠目的的起點，沒有一個真正佛教徒，每日愁眉苦臉，但求消滅肉體的。更沒有一個真正佛教徒，因爲本身的利益而摧毀任何其他生命的。只是古代曾有極少數的焚身捨身，但也不是在愁苦情緒中行之，（見高僧傳）他們所要求的，是獲得圓滿生命或涅槃不死的生命而作到更大的好生。佛教生命一語，以動物爲限，許懷徹是否相同，留待後文討論。我們再看王先生原文第四段：

但是無論陽明和許懷徹如何批評釋老，在他們的思想中，却仍都保留有一種超越的，神秘的精神。如陽明自己所說，他且「嘗篤志於二氏。」「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。」他們思想的貫通，也同曾經過長期的鬱結，在蠻荒絕域的歛心深省，而後得助於徑超頓悟。陽明先後陷溺於任俠，騎射，辭章，神仙與佛氏之習，其後「謫官龍場，居夷處困，動心忍性之餘，因念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？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」

陽明這一段悟境，見於本傳，「嘗篤志於二氏」「陷於邪僻者二十年」的話，實在令人可疑。陽明對於佛道兩教，都未深造，道教姑置不論，佛教如前文所述，種種外行，他所謂篤志，究竟怎樣「篤」的？二十年光陰，分給佛教半數，應該是十年。若是十年工夫，還有那些強詞奪理的見解，真是怪事了。因此我又想宋代以後的理學家，自述治學經過，多數是曾出入二氏，最後求之六經而後得之。而他們對於佛教的認識，都與陽明差不多。若真向這裏出入一番，決不如此淺薄。我以爲那時正是佛教與儒教分道揚標，大有壓倒之勢。諸儒爲了表示我對你那一套，不是不懂，乃是懂了而不屑爲。互相仿效着這樣說，以增高自己的學術立場，而事實都不曾這樣作。所以說出話來，只是捕風捉影的無的放矢。此外另有一說，佛教在那時正是禪宗盛行，所謂「臨濟兒孫遍天下。」而禪宗不立文字，全憑參悟，若是參而不悟，對於教理的了解，實等於零。諸儒既不曾參到開悟境界，專聽禪利子一套口頭活計，無非是頑空狂慧，遂以爲佛教不過如此。若說他們閱過三藏教典，並且加以研究，我是永遠不相信的。即如歐陽修的本論，是歷代儒家推爲闢佛的大文章，竟說有佛已久，堯舜三代之時，無由而入，連佛教創始年代的常識都沒有，可見其不曾涉獵而但事攻擊。後來理學家，則專以空寂一路，爲非難重心，更可見他們以未悟的禪，代表了整個佛教。而不但此也，禪宗的話頭作用，是積久功深，豁然大悟，那些公案，往往爲社會所詭稱，所以他們主張儒教也有這個境界。朱子補：大學竟說：「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」陽明反對朱子所補大學，而自述悟境，則與朱子的話相合，究竟是真是假？孔孟的學術，及佛教其他各宗派，都是譬如爲山，譬如掘井，一步一步的前進，何曾有這些間家當？況且諸儒都是從理路入手，又何曾用過禪宗木札羹，鐵鑊餅那樣工夫？這真是一個疑案了。王先生原文第四段續說：

（未完待續）